



左氏百川學海

第三冊

庚溪詩話卷上

西郊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  
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  
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  
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  
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  
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  
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  
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  
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居家每曲宴必

宣赴坐叻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  
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  
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  
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  
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鈞直難  
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  
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真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  
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  
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  
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

讀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 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

侈 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爲記以  
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  
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 宸章睿藻日星昭  
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 郊祀有司以太常  
樂章篇序失次又義弗協請遵 真宗 仁宗朝故  
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 郊丘 宗廟原廟等  
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 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  
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  
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  
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拖適天機水底閑  
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  
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

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  
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  
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又一章曰春入  
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又清和衝曉霧弄滄波載  
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才之意關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 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  
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湏  
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莊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  
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  
一日暫忘 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迷  
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

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  
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 幸祕閣宴羣臣賜詩曰稽  
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  
更罄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  
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虚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  
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  
心切矣至如詠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泚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  
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  
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  
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



長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篤於奉親盡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枿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母爲

詩篇辭語高妙巖肖時備負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灑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賡主上新秋兩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

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誰  
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  
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  
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未辭  
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  
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  
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  
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

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  
訛苔蘚澁端逶迤兮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劔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  
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  
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陽永叔  
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  
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  
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  
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  
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  
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

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砮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恠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爲尚書婦者。廼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廼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髮鬟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乃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

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  
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  
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已  
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  
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  
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  
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  
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  
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  
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

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關王介甫改爲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

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

舉直

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

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

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  
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  
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  
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  
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  
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曠暖皆如我天  
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  
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  
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  
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

而 累朝聖主寵遇皆厚 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  
制科擢居異等 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  
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祕閣 上曰  
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  
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 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  
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  
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孽寢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  
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 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  
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 上曰軾有不臣意  
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  
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 陛下飛龍在天  
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 上曰

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  
塞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  
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  
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上  
一  
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  
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  
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  
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  
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皇帝寶錄  
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  
乂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

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 上歎訝之問曰奎  
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  
宿者廼本朝之臣蘇軾也 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  
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光堯太  
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  
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  
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  
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 上曰  
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 上遂爲軾御  
製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  
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昔揚雄之  
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

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  
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  
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宁以軾之忠賢  
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  
以為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日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  
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六  
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柰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  
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  
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  
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  
云悠哉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言之

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  
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  
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  
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  
姑蘇半夜鳴鐘耶

庚溪詩話卷上



庚溪詩話卷下

西郊野叟述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  
冝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  
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  
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  
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  
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  
詩頗竒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  
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小靨浮青  
水拍隄隄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

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寶鑑不教新月妬娥眉恠來  
別岸波光闊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  
口號一聯曰後車鶯燕春聲早前騎熊羆夜氣適又  
詠鴈曰暮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  
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沒他詩文想有  
可取者亦不多見惜哉

蔡元長

京

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

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  
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  
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  
觀此亦可為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蔡天任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

謝之藩籬無錫錢仲仲紳退居漆塘有園林之勝一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葛勝仲汪彥章孫仲益諸人皆爲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雲亭詩曰白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却汗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也鄭毅夫獬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才

叔作近閱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  
一首孰是然能狀霽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  
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  
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  
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  
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  
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  
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  
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  
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  
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

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  
豫哉後蔡薳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蔡攸旣與王甫童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  
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  
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  
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  
之命鄧珙索之京即錄以進呈上讀之徐曰好改  
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  
觀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  
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毘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  
俱嘗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北

枝後迨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  
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  
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

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

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  
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又蘇子  
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  
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  
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劔字  
唯注曰三尺謂劔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  
何爲不可又曰子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  
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

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  
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  
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為  
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  
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  
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  
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  
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  
寄處數行征鴈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為臨安秋賦  
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

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荅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没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迫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



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  
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  
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日記取醉翁語山色有  
無中則專以為六一語也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  
明作記且為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  
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  
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  
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  
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  
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  
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

判東西却媿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嚴子陵釣臺屹立于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賢所作人皆膾炙久矣不可盡載頃見一絕不知名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爾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見閩人陳政一貫道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詎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故人只作友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

魏野仲先在

章聖朝隱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旦冠忠  
愍公準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木  
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溫公頗稱之  
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翻愛蠹偏多其言有規  
戒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屬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  
言也世之貪進因媒孽他人以售己而傷及善類者  
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玳詩云吉凶終在我  
翻覆謾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  
鴈字不得故人書亦為佳句

潘子賤待制

良貴

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

所居弊屋數間略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  
談禪之外亦喜為詩巖肖之先君光祿靖康間為

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  
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殉國及歸葬日公  
為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  
獨死南門祕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  
酒與招魂巖肖每一讀之痛貫心膂時為挽詩者數  
十人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  
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  
畹蕙蘭為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  
其他不能盡記也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  
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跣足空夷猶又陶翰詩  
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

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  
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  
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  
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  
及其晚節信讒好佞遽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初李  
適之用爲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適  
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爲問門前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  
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  
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爲東宮侍讀別無吏職  
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無所有首藉長闌干飮澁匙難縮羹稀箸易寬  
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  
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  
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尚可諉曰言有缺  
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內直俄而上至浩  
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  
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  
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  
故人踈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柰何誣我遂  
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  
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強勉而爲之者也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

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荆樹有花兄弟樂  
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廬少府  
郊居云時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則語尤  
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  
而酒不至坡荅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  
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鰲豈在牛蹄灣  
以小物與大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  
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律切而語  
益奇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序景文公序  
詩爲公元憲詩云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固  
佳矣而余襄公靖安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  
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  
花詩一聯云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  
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

車駕赴 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略曰鼎湖弓劍僊游  
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  
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  
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  
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  
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蒞蓋



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嶮韻  
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  
君詩何所似搗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  
氣此何理也坡為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  
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  
心術不得不辯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揚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此魚常出  
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最美知詩  
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  
陰及毘陵見江陰每膾盡春初已食之毘陵則二月  
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

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  
毘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芼之然則聖俞所  
詠廼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  
故尤爲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烹魚  
苟失所入喉爲鑊鄒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真佳作也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  
名之曰舶蕪風蕪音敕教切云海外船舶禱于神而得之  
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  
雨萬里初來舶蕪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旣望

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  
其略曰度華廈而既爽入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  
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  
曰彼蠻檣與海檝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  
於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竊  
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吳中不常至丙子  
歲余罷尚書郎寓居無錫至六月晦前三日此風作  
凡七日而止按坡詩謂梅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  
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  
晦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  
風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  
定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  
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  
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  
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  
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卜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  
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  
宮碑亦云後見韓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  
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  
未嘗道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  
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

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澁  
曰江西格也此何爲哉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  
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  
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  
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  
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  
則此詩深可尚也余比因洗竹戲用其韻曰直籜解  
新箨低枝蔽舊叢芟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其去冗  
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余詩亦自有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廼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

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

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 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  
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默  
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耘老詩爲冠其詩曰自刊宸  
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  
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  
信靜中踈拙意略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  
從王荆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  
故平生不以勢利爲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  
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  
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旣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  
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曾中尚帶芥也如陶  
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帶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嘗見於六經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易與詩嘗取之矣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云長唳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

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  
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  
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晚晴賦  
云忽八九之紅芰如婦如女墮藥黥顏似見放棄白  
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  
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  
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  
清照水千尋迥樓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為佳句  
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  
若敷衍退之語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



語竒嶮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畜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坐嘗與元祐諸公游遂遭斥不復用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蕪闕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廻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卧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邀歸墳庵療

治之其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  
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  
頗滑稽而饜饕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  
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廩捐  
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  
如何弟殺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飲  
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  
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諭之曰前此酒本  
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之  
論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缺望逡巡而退  
傳者以爲笑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  
賓所題也

閩中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  
人自稱姓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藥點化一小石  
爲金贈之曰助爾甘旨之費楊力辭曰不願得此祇  
欲求一詩爲陋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  
君真慤士孝行動穹壤上帝憐其勤七夕遣回往須  
史藥頑石助子爲孝養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  
埃難久留願子志勿爽行看首鼠紀青雲如返掌後  
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

綠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  
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贇元襄宣和末靖康間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  
嘗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尚記其  
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  
失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  
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  
知膏粱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濁  
酒時一樽孤斟任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  
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汨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昔年過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披掌

天形似覆盤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蓉靜  
秋香穠稜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雲寬此劉燾無言  
詩此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  
好處却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爲寄也  
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政宣間爲館職但

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詠殊有  
可喜者常記其一詩曰茅屋松廳外隱家茶煙漠漠  
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賴有詩  
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好徑去風雨  
滿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  
雷霆又嘗爲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

爲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亭上  
碧雲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  
綠認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羣峯玉一圍遙想  
上人清太甚水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在何地  
詩亦未知何人作見其詞意清絕因筆之

濠梁許伯揚庭爲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  
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  
到皇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  
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繡簾鈎飛花委地時轉玉香  
毬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  
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

錦帆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  
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遙通閉  
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綠蔭向人濃籬落簫踈雞  
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卧不  
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  
柳邊行色馬蕭蕭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  
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祇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  
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  
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恠枝  
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  
裏愁殺宦游人以樂府臨江僊按之可歌也

政宣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

關名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  
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  
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  
綠低迷一庭紅撲蔞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  
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

吳興陸蒙老元光嘗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  
幕官有好讒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  
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爲之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  
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周少隱紫芝蚤年嘗學爲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  
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



思悠悠乍踈還密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  
金歸酒醖苦添風色上征裘驛亭今夕定無寐浙瀝  
寒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  
作一絕云祈雨精誠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潭龍  
恐我羞歸去略灑些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繼  
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蜀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  
錄初以禮部郎兼攝祕書少監後即真凡祕府書籍  
傳寫殆遍如國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讐至杜門  
絕交遷兵侍猶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為副端言其  
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蜀人關壽卿者孫為

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祇  
因翻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蕨正肥十  
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

林懿成季仲嘗爲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爲詩嘗與  
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  
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  
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  
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  
嘗爲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  
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  
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剡水落人間至今山  
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蘭溪范茂安許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  
好爲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咏林影曰日月明方見  
乾坤暗即收又詠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蚋莫浪飛言  
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桷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  
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  
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  
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  
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  
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  
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粧點春花似昔年又云渭

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  
清風明月我霑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  
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栢無人敢伐召公  
棠魏公勲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  
云書劔憶游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楫嫩漪向  
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牆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  
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  
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遣當年遺恨  
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浙瀝寄書鴻鴈煙月微  
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

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子按之可歌也  
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而其弟之詩亦可喜見張林  
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樹已斜陽  
恨不見其全篇

夢筆驛迺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  
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  
此意癡眠不讀一行書

所至驛舍旅邸留題壁間亦多有可取者見李仲南  
丙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一峯前是我家滿牀  
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又  
言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  
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

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騎  
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  
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康待制執權奉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  
麗康時命之侑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  
罪倡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昔  
日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  
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  
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

庚溪詩話卷下終

宋本缺以弘治年華氏翻宋本重校摸補



善誘文序

丹穴老人吾家之長兄也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灑乎其間聊欲誘人之一覩也或問之曰丹穴老人何苦如是 吾兄乃屈指笑而言曰予不願如楊寶得玉環予不願如宋郊奪魁選予不願如竇禹鈞有五枝芳予不願如黃兼濟登仙籍但願予在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飯蔬飲水樂在其中如斯而已盡乎天年既沒之後願如壽師不見閻王徑歸淨土得幸西方聖人講論佛道且無輪迴之苦死喪之戚豈不樂哉 吾兄喜得此理欲與世人共之俾弟鍊趣

刊版而印施之目曰善誘文噫觀 吾兄之所編則  
善誘之意可知矣嘉定十四年辛巳歲重陽日弟鍊  
再拜謹序

開卷有益  
為善最樂







善誘文

下場

丹穴陳錄編苑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無煩惱

莫妄想常快樂

待則甚一任他

怎奈何休理會

知足勝持齋

萬事隨緣何須特地

無求勝布施

無求自安布施貪福

懼法朝朝樂

懼則不為心地常樂

欺公日日驚

欺則自知心豈不驚

爭先徑路機關惡

急於趨利必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謙退自守

爽口味多須作疾偏勝之味

快心事過必為殃一時快意

得便宜處莫再去事過傷身

怕人知事莫萌心先察可否

盛喜中勿許人物不副所願

盛怒中勿答人簡既成妄語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即得解脫

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彼自妄發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嗔心便息

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當一無事

良田萬頃日食二升皆飽之外

大厦千間夜卧八尺

皆一席之外

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說而不行損氣無益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好事若行前程自在

人與物同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也愛戀親屬人與物同也當殺戮而痛苦人與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人之力強物之力則微弱人以其無智不能自蔽其身以其不能言而不能告訴以其力之微弱不能勝我因謂物之受生與我輕重不等遂殺而食之凡一飲一食不得肉則不美至於辦一食又不止殺一物也食鳩鴿鵠雀者殺十餘命方得一羹食蚌蛤蝦蜆者殺百餘命方得一羹又有

好美味求適意者則不止據現在之物順平常之理  
殺而食之或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或畜養雞魚犬彘  
擇肥而旋殺生蟹投糟欲其味入鞭魚造膾欲有經  
紋聚炭燒蚌環火逼羊開腹取胎刺喉瀝血作計烹  
煎巧意鬪飮食之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  
罵庖者嗟乎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  
此而不以為怪深思痛念良可驚懼縣令俞偉撰

超然居士六法圖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大海  
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冤親如夢幻  
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自警八莫

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閑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恣縱  
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臨事莫害人  
守此八莫一生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簡  
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  
豫防守此十宜治道盡矣

處世十當

習氣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衆善當行五慾當減  
三業當淨盈滿當畏危難當救善事當成就爲人當  
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對治十常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知足  
未來常思戒懼冤結常求解免衣食常思來處起念  
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當順受動靜常付  
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惱

悲誓十願

願一切人安樂願一切人離苦願難行能行願難捨  
能捨願難忍能忍願難信能信願除憎愛願無欺誑  
願常滿人意願常依本分守此十願賢行必成

好生之德

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  
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

是存心廣大一切衆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唯與物爲恩又集無窮之福今人處世豈無所願子孫則欲其昌榮名利則欲其超勝以至學道學佛必欲善行圓滿早成正覺余見世人皇皇百計求是數者無一如意曾未知放生因果其效甚速不觀古人已驗之事難發好生慈悲之心漢楊寶救一黃雀報以玉環令生清白子孫其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觀前人子孫昌榮如此則凡爲子孫計者可不以放生爲急乎宋莒公戲編竹橋以度羣蟻遂魁天下福祿壽考當世無比觀前人名利超勝如此則凡爲名利計者可不以放生爲急乎孫真人解

衣贖蛇得水府活人之方遂登仙籍壽禪師盜錢放生恬不畏死遂為大善知識則道佛之獲報應又如何耶且放生之門非止一端或舉於四月八日供佛之時或施於慶誕日祝壽之際或遇本命或因疾病或過門而憐其無辜或出路而見其可憫皆因果也會稽丁銳撰

司馬溫公訓儉

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耻病嘻異哉昔張文節知白為相自奉養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



奉如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衣錦玉食何患其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賢者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從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丹穴老人

曰知溫公之訓儉又當知其所以儉儉之中禮人皆  
悅服儉不中禮人皆鄙之故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  
以儉謂之鄙予恐世人守溫公之訓馴致於鄙吝慳  
嗇也故云爾

### 求登科第

許叔微敬事白衣觀音求登科第夜夢觀音謂之曰  
汝前生無恩德及人如欲登第能以藥餌濟惠世人  
必獲福報叔微敬信其言將及二載復夢觀音以偈  
贈之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唱六得五其  
後以張九成榜中得第六名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  
而第四名乃陳祖言第六名乃樓才是應陳樓之間  
處其名也

衆生愛戀性命

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故王克殺羊羊奔客而拜訴鄒文立殺鹿鹿跪而流淚驚禽投案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求生於區氏近者沈遇內翰通判江寧府時廚中殺羊屢失其刀窺之乃見羊銜刀而藏之牆下周豫學士嘗煮鱖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之故楊傑提刑遊明州育王山因晝卧夢有婦女十數人執紙若有所訴密遣人往視行廚果得蛤蜊十數枚訴者乃蛤蜊求生也有生愛戀其情如此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聚欲戀不得抱苦就終銜悲向盡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

徹入骨髓當此之時彼心如何今人或為湯火所傷  
或為針刀誤傷手足痛已難忍必號叫求救至暫時  
頭昏腹痛或小可疾病便須呼醫買藥百端救療於  
我自身愛惜如此至於殺物則恣意屠宰不生憐憫  
未論佛法明有戒勸未論天理明有報應若不仁不  
恕惟知愛身不知愛物亦非君子長者之所當為也  
諦觀物情當念眾生不可不戒不可不戒知縣俞偉撰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  
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  
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  
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

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二縑嫁女者錢五十千  
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  
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  
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  
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  
逮者二十年既而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  
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  
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  
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人遺其  
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  
後必有良吏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

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  
錢公輔記

慮傷蟄蟲冬不修葺

曾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屋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  
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愛物蓋如此  
丹穴老人曰國朝名將未免殺戮余心曾不爲恠以  
謂軫戒殺放生之心至大至廣者非斯人而何剿其  
寇使生民可以保其命此戒殺之大者也撫其境使  
生民可以安其居此放生之廣者也觀余所編施之  
文乃戒殺放生之小者誠有愧焉得非所謂窮則獨

善其身之意歟

張氏子

張氏子年十五歲嘗持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刺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忽念言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放魚於溪中而歸自後更不復殺一物

撥刺上音鉢下音絆魚掉尾聲

竇諫議陰德記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僂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僂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

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者公爲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



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旣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

親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仲淹祖與之為故人實書其事于策以示子孫惜乎不傳于天下故錄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使惡者知所戒焉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叅政范仲淹記

活蟻魁天下

二宋少時同在黌舍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胡僧復至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人命者大宋笑曰寒儒豈能活人命僧曰不然蠢動之物皆命也大宋沉吟久之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旁吾戲編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

歲當首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  
選章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大宋郊為  
第一小宋祁為第十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尚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  
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  
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  
左右云有亟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  
所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  
如此又坐吾上再三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他長  
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  
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

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  
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亦皆在籍中而  
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賤濟陰德之  
大者所致然耶黃承事諱兼濟

直疑自古無君子

夫禽獸之與人也何異焉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  
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  
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熟究其道  
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  
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  
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  
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

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  
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得不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宋齊丘撰 丹穴老人曰齊丘之矯言類乎佛老余  
喜其戒殺故有取爾古者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后稷  
教民播種烝民乃粒其好生之德與夫勝殘去殺之  
功自亘古以來未有大於此者也今齊丘議不及此  
而直疑自古無君子惜哉

修為果報

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  
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  
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  
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

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衆生當恐懼時吾  
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  
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為布  
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為布施故為下而忠難事上為  
長而仁慈安衆為師而謹於教導為友而誠於琢磨  
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  
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  
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  
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  
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  
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人不能朝種穀而暮  
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即受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

也孔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皆布施之謂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佛以此身為報身為報我前世所爲故生此身所以貧富貴賤榮枯壽夭種種不同則前世所爲不同亦可知矣龍舒王日休撰

壽禪師放生得壽

禪師名延壽丹陽人初爲餘杭縣衙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鞫之止是買放生用過不意虧耗遽如許也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顧謂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竒之亟釋其罪遂爲僧夜夢觀音以甘露灌其口慧

性日明著萬善同歸集數百卷住持雪竇永明壽至九十八歲合掌坐化而終瘞于塔下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唯壽禪師不經此處已在西方極樂世界上品上生王敬其人圖畫於此供養以此見好放生者徑生西方又為陰府所重也如此 丹穴老人曰禪師好放生而自名曰延壽其後果得壽終生於淨土且無輪迴死喪之苦其得壽可知矣古人言有志者事竟成壽師得之矣

省心雜言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和以處眾  
寬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誠無悔恕無怨和  
無仇忍無辱○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  
心恕人則全交○寡言省謗寡慾保身○多言獲利  
不如默而無害○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  
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為子孫作  
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後受惠○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  
為君子○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屈己者  
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  
不為謂之自賊○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眾欽○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食能止飢飲能止

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知足則樂務貪則憂○為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無有不由己者○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敷文李士舉撰

五戒之首

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楞伽經云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眾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食肉未能盡斷願且以漸次方便除去殺心或者不食四等肉一者曾見殺則不

食二者曾聞殺則不食三者人專爲我殺則不食四者家所自殺則不食如是而戒既不廢常食且於衆生無殺害意至於蚤蝨蚊蚋形雖微小其遭殺受痛亦與牛羊一等勿謂微小便輕殺之至於蛇蝮蜂蝎偶然現前未曾傷人勿謂螫毒便輕殺之至於籠養飛鳥繫閉走獸爲其音聲形狀可以悅吾耳目爲我玩樂令彼憂愁又何不仁也若放之山林使得自在何異罪囚得脫牢獄今日自戒矣遂生慈心慈心既堅當世世無殺物之意一身自戒則一家必不殺一家不殺則一鄉必漸效之其爲功利不可稱量佛語無虛理又明白仁人君子幸垂聽而無忽也縣令俞

偉撰

受用隨分說

佛言受即是空受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  
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  
歸即空又如為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而善業具在  
為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  
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  
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  
為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讎之罪余  
喜得此理願欲與人共之龍舒王日休撰

仁壽必鑑

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  
食皆得長壽○神農本草云凡禽鳥飛投於人其口

體內必有物中傷當與除其害而放之大獲吉利必  
享高年○仙經云人能一生起不殺心一切眾生見  
之不生恐怖○老人云小兒嬉戲殺蝶蟻蠅蟲之類  
宜禁之非唯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里  
諺云畜雞害物命甚衆日食活蟲五百主分半罪此  
說雖鄙俗然亦誠殺之一端也○老人云凡人於行  
住坐卧之間見一切眾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燭如蟲  
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蛄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獲  
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當爲也○蘇東坡云余少  
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  
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  
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

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東平爲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肅宗大慟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不談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荅曰好有人自陳子死荅曰大好妻責曰人

以君有德故相告何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吾妻之言亦大好

楊寶黃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為螻蟻所困寶見而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藥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變為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為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 丹穴老人曰好戲作罪世俗以為大戒又豈知七歲小兒能好戲作善者乎其後子孫蒙福壽報如此其大且久也異哉

天買放生

乾道年間海陵有販人載鱣魚數船欲往彼處貨之  
既至將艤岸俄有黑雲蔽船雷霆大震船中鱣魚皆  
羽化其販人覺腰間甚重解衣視之得黃金三十兩  
時人謂天買放生蓋鱣魚有鑊湯之苦就死大酷故  
天特捐金救之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  
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  
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在  
了爲小人

毛寶白龜



晉毛寶時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  
寶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  
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  
之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廻至中流猶反顧  
有不忍捨去之意

子瞻以已諭雞

蘇子瞻在元豐間赴詔下獄囑其長子邁送食惟菜  
與肉設有不測當送以魚以此為候邁謹守踰月後  
委親戚代送誤以肥鮓送之子瞻大駭憂不免於死  
乃就獄中作二詩有鳧飛湯火命如雞之句 神宗  
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慊意乃以  
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荅曰此余投西方見

佛公據也及赦罪放免還家每見庖廚有活物即令人放之嘗有言曰吾得罪處囹圄何異雞鴨之在庖廚我今豈忍復殺彼之生命耶丹穴老人曰楊子言狴犴使人多禮又豈知囹圄使人戒殺乎以東坡之大才一旦遇難輒以己諭雞自後軫戒殺之念彌篤況我等無才之人未及於難遽然有戒殺之念與豈不善哉

狴犴牢獄也上邊迷切下音岸

### 東坡放生

蘇東坡自謂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禪師放生以證善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其子邁在東坡之側見所買放生盈軒蔽地或掉尾乞命或悚翅哀鳴

邁憐悲其意亟請放之旁有侍妾名朝雲見邁衣衿  
有蟻動視之乃蟲也妾遽以指爪墮其命東坡訓之  
曰聖人言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我今遠取諸物以放  
之汝今近取諸身以殺之耶妾曰奈齧我何東坡曰  
是汝氣體感召而生者不可罪彼要當拾而放之可  
也今人殺害禽魚之命是豈禽魚齧人耶妾大悟自  
後罕茹腥物多食蔬菜而已東坡舅氏諭之曰心即  
是佛不在斷肉東坡曰不可作如是言小人女子難  
感易流幸其作如是相有何不可

蟻音軟細  
蟲動也

黃魯直謂子瞻語

黃魯直謂子瞻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某適到市橋  
見生鵝繫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

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即放之餘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悅我口雖腥羶之慾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爾魯直曰吾兄從權之說善哉魯直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到自揣看何如子瞻聞斯語愀然嘆曰我猶未免食肉安知不逃閻老之責乎

愀七小切驚  
恐變色也

善誘文終



木石居士跋

丹穴老人授余善誘文一卷喜不自勝翫味無已嘗  
恠乎童稚見果餌則喜見書卷則惡又恠乎羝羊見  
草則悅見豹則戰今之不樂爲善者有如童稚之惡  
書卷也一旦見閻王又如羊之畏豹也可不懼哉吾  
儕在今日要當窒嗜慾之好節規利之私則善在其  
中矣東坡嘗以爲善悟空之語告魯直其言曰雞鳴  
起爲善蝶化夢歸空孟子言爲善必與爲利並稱以  
垂誡東坡言爲善乃與歸空聯句以自警未必孳孳  
爲善東坡猶以爲空耳況敢爲利爲惡乎願假軻軾  
之言警乎世少助丹穴編施之萬一也木石居士虞  
舜徒跋